

2022年巴尔干之旅 (2)

本报特约撰稿人: 王辉云

本文(1)见本报2023年4月21日B2和B3版

地拉那近在眼前

广场上的一座苏式建筑是地拉那文化宫。这座大楼在1950年开工的时候，赫鲁晓夫出席了奠基仪式，并象征性地挖下第一块石头。后来，在对待斯大林的态度问题上，霍查和赫鲁晓夫翻了脸，但也没把这座建筑拆掉，当然还是有经济方面的考虑。现在，国立阿尔巴尼亚图书馆和国立阿尔巴尼亚歌剧院及芭蕾舞剧院都在这座建筑里。我们等待意大利总统参观国家历史博物馆的时候，逛完农贸市场回来就坐在这里的台阶上休息。台阶的一部分已被咖啡馆占用，地拉那的年轻白领们，坐在这里享用咖啡，谈笑风生。放眼望去，在广场上散步的年轻人也不少，都是些懒洋洋无所事事的样子。看来，阿尔巴尼亚自愿或非自愿选择躺平的人还是大有人在的。

回旅馆的路上，导游指着街角上一栋大房子说那是霍查的故居，典型的苏式建筑。因为要赶着乘车去古城克鲁耶，好像没人有多看一眼的兴趣。

克鲁耶 (Kruje) 不仅是个千年古城，同时也是阿尔巴尼亚民族英雄斯坎德培的故乡。

走近克鲁耶古堡大门时，一阵熟悉的手风琴曲调随风飘来，“啊姑娘，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走进大门洞一看，原来是个大学生模样的小伙子正深情地拉着这支曲子，游人纷纷驻足，曲终，掌声一片。

依山而建的克鲁耶古城堡经过改建，于1982年辟为斯坎德培纪念馆 (Skanderbeg Museum)，藏有丰富的历史文物。走进斯坎德培博物馆，迎面而来的便是斯坎德培率领人民反抗侵略者的巨型浮雕。斯坎德培曾经带领阿尔巴尼亚人民与奥斯曼帝国进行殊死的战斗，成为阿尔巴尼亚反抗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象征。站在浮雕前品味这段历史，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克鲁耶曾是阿尔巴尼亚的古都，现在是个旅游热点城市，几栋新建的旅店大楼在山腰上拔地而起，使古城焕发出浴火重生的风采。

一条保持着原始面貌的商业街蜿蜒通向克鲁耶古堡，街两边的小店里琳琅满目的旅游商品中，阿尔巴尼亚人民军用过的钢盔、军帽和匕首等带有时代记忆的物件散落其中。应该像八十年代的北京潘家园，这里可能还能淘到一些古董。只是我们没有时间在这里盘桓，继续匆匆赶路。

鹅卵石铺就的路面被人踩得光可鉴人。古堡的路从这里顽强地延伸，历史的记忆在这里沉淀。

早上出门，坐在大巴车上看到了地拉那那座未完工的金字塔建筑。这座建筑是霍查时代由霍查女儿设计建造的，被用作纪念霍查的博物馆。在霍查政府被推翻后，这座尚未完工的建筑没能逃脱停建的命运，

不过并没有被拆除，成了地拉那闹市区中著名的烂尾楼。巨大的钢筋水泥框架让我想起上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建国门内那片因苏联撤走专家而造成的烂尾楼，与周围环境极不协调。鉴于这栋烂尾楼的知名度，晚饭后我们特意前来一看究竟。

来到烂尾楼跟前才发现，四周已经装上了围墙，这里又成了施工的工地。我们费了半天劲，才找到工地的门，表示要进去照相。看门的大叔见我们是中国人，二话没说，就放我们进去照了相。

白天在地拉那和克鲁耶转了一天，也没发现中国在这个国家留下的任何痕迹，连传说阿尔巴尼亚用中国援助的钢筋水泥建造的几十万个碉堡也没见到一个。只是这位看门大叔的友好态度，才让我体会到中阿两国曾经的“同志加兄弟”的战斗友谊。虽然语言不通，“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

旅行社安排的在阿尔巴尼亚的游览活动稍嫌短暂，未能有机会对处于改革开放过程中的这个国家多做些观察。第二天一大早，我们便从地拉那出发，前往阿尔巴尼亚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斯库台 (Shkodra)。斯库台是阿尔巴尼亚第二大城，仅次于首都地拉那。斯库台湖是巴尔干半岛上面积最大的湖泊。湖边山坡上古老的罗扎法特古堡 (Rozafa Castle) 是这里的著名景点。一路阴雨绵绵，雨雾阻挡了欣赏阿尔巴尼亚美景的视线，在不知不觉中越过边境进入“地中海明珠——黑山”。

黑山印象

黑山共和国 (Montenegro) 原为南斯拉夫的一个加盟共和国。在“苏东波”的冲击下，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南斯拉夫解体，仅存黑山和塞尔维亚两个加盟共和国。这两个前南加盟共和国希望能够成为原联邦的继承者，然而，由于极其复杂的民族纠纷，宗教矛盾及地缘政治的原因，未能如愿。解体后的南斯拉夫，因为新边界的划分问题，导致了前南各国之间爆发了连续十年之久的内战。2006年，黑山经过公民投票正式宣布独立，同时成为联合国会员国，并于翌年加入北约。

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黑山境内，青山依旧，绿水长流。

进入黑山之后，明显感觉到阿尔巴尼亚和黑山两国之间存在的差距。黑山的城镇和乡村比阿尔巴尼亚这边显得干净整洁得多，这与阿尔巴尼亚霍查时代长期实行的公有制和现今急于发展经济不无关系。

虽然黑山国土面积不大，却风光无限。进入黑山疆域，但见山势险峻，沟壑纵横，云雾缭绕。大巴在雨雾中穿行，时而穿峡越谷，总有大桥从天而降。八十年代风靡中国的南斯拉夫电影《桥》，就是在黑

山拍摄的。路上还能见到中国建筑公司在此修建的大桥，这些桥很可能都在中国设计的“一带一路”上发挥着作用。

进入黑山的第一个景点就是莫拉卡修道院 (the Moraca Monastery)。

整个欧洲文明的一条主线就是宗教。历史悠久的修道院，往往都有说不完的故事。

莫拉卡修道院是一座东正教修道院，坐落在风景如画的莫拉卡河谷的悬崖边上，颇有中世纪的建筑风范。修道院是由圣母升天大教堂、圣尼古拉斯小教堂、修道士宿舍和供奉圣者以及游客留宿的房间组成的一组建筑。

这个建于1252年的修道院饱经沧桑，见证了黑山人民苦难的历史和不屈不挠的坚定信念。

十六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征服巴尔干，这座修道院也遭到损毁和破坏，不仅大量宗教文物被抢，就连教堂的屋顶也被拆除，导致许多珍贵的壁画面目全非。后来，虔诚的道士们历尽艰辛将莫拉卡的建筑群相继修复和重建，艺术大师们将原有的壁画复原，才使我们得以看到这些巴尔干半岛的历史瑰宝。

黑山境内峰峦挺拔，气势磅礴。进入黑山的翌日，我们游览了两个国家公园：拜尔戈拉德斯卡国家公园 (Biogradsko National Park) 和杜米托尔国家公园 (Durmitor National Park)。这两个国家公园的地貌都是山环水绕，怪石嶙峋，郁郁葱葱。走入其中，感觉空气清新。涓涓溪流，清澈透明。登高望远，碧湖如镜，微风送爽，令人痴迷忘返。后者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录进入世界遗产自然遗产名录。

尽管这两个国家公园都风景如画，引人入胜，但让我精神亢奋的还是塔拉河上那座陈旧的大桥，就是南斯拉夫电影《桥》中的那座桥。

《桥》的电影是根据真实事件拍摄的。虽然细节有些出入，但此桥确实是在二战期间为了阻止敌人的撤退给炸掉了。协助炸桥的工程师后来还被敌人处决，桥头有纪念碑。现在看到的桥是二战之后1946年重建的。

四十多年前看过的电影，虽印象深刻，但细节已经模糊。查维基百科，1944年德国在东线战场失利，专门对付游击队的党卫军上校霍夫曼博士奉命率重兵防守南斯拉夫境内的杜德维卡塔拉大桥，以帮助从希腊回撤的德军汇合。南斯拉夫游击队少校“老虎”接到命令，要在第7天早上8点准时炸毁这座桥梁。“老虎”率领几个游击队员从德国人那里解救了设计桥梁的工程师，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成功炸毁了这座桥。

(图片见第B3版 →)